

# 铁血红安

朱苏进 著 邓元梅 改编

小小红安，人人好汉，  
铜锣一响，四十八万，  
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 铁血红安

朱苏进 著  
邓元梅 改编



江苏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血红安/朱苏进著;邓元梅改编.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1  
ISBN 978-7-307-18824-2

I. 铁… II. ①朱… ②邓…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4927 号

责任编辑:杨 欢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19      字数:306千字      插页:2

版次: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8824-2      定价:35.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红安，红安

铁血红安

谨以此书献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过程中  
无数个付出生命的烈士们

——这里诞生过二百多位共和国将军。

——这里有十几万英烈为革命牺牲。

——这里是中国红安！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夜袭黄安城 .....   | 1   |
| 第二章  | 三兄弟相见 .....   | 17  |
| 第三章  | 见识共产党 .....   | 32  |
| 第四章  | 黄麻起义.....     | 47  |
| 第五章  | 独立团团长 .....   | 62  |
| 第六章  | 闯大祸了.....     | 77  |
| 第七章  | 特殊时期.....     | 92  |
| 第八章  | 两军对垒 .....    | 107 |
| 第九章  | 翟政委被害 .....   | 124 |
| 第十章  | 勇者无惧 .....    | 139 |
| 第十一章 | 识时务者为俊杰 ..... | 155 |
| 第十二章 | 国共合作 .....    | 171 |

|      |              |     |
|------|--------------|-----|
| 第十三章 | 双喜临门 .....   | 186 |
| 第十四章 | 山雨欲来 .....   | 202 |
| 第十五章 | 斗智斗勇 .....   | 221 |
| 第十六章 | 李坪山被刺杀 ..... | 239 |
| 第十七章 | 胜利属于我们 ..... | 255 |
| 第十八章 | 浓浓红安情 .....  | 276 |

## 第一章 夜袭黄安城

### 1

手上整理着压根儿都无人问津的柴火，眼睛却盯着城门前行色匆匆的人流，刘铜锣顺手从柴火捆里抽出一根半尺长的湿柴，抬手将那根湿柴扔到城门前一副山货挑子前说：“准备开张了！”伴随着湿柴落地，山货挑子后蹲着的青年汉子安娃子伸手摘下了挑子上头挂着的破烂草帽，慢悠悠地扣到自己头上，这才挑起了轻飘飘的山货挑子，荒腔走板地吆喝着。也就在这荒腔走板的吆喝声中，或是蹲在街角，或是站在城门前的一些庄稼汉，全都慢慢地站起身子，跟在安娃子身后，顺着人流涌进了黄安城。

夜幕下的黄安城戏院门口，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国民党军团长韩石摇着折扇，在两旁人群的恭敬与避让中一步三晃地踱步到了戏院前，此时保安团团长夏道君走到韩石身边，低声说：“都准备好了。我命令各部提前睡觉，三更起身，神不知鬼不觉，开往七里坪。”

夏道君和韩石准备联手一举灭掉在七里坪老君山占山为王的刘铜锣，这个计划

即将实施时，夏道君和韩石都有些兴奋。六年前刘铜锣和结拜兄弟方杠子杀死夏道君的两名手下，逃走了。没想到刘铜锣上了老君山，扯起了自己的一支队伍，杀富济贫，在黄安城的名声和威望如日中天，不仅成为夏道君的眼中钉、肉中刺，也是国民党军要剿灭的头号人物。

夏道君刚一说完，韩石示意他警觉点，他担心有暗探盯着他们。夏道君赶紧警惕地朝四周望了又望，没发现什么异样，便和韩石一起进了戏院。他们听说从汉口那边来了几个新丫头，特地赶来尝鲜的。

两个人有说有笑地进了戏院，台上，穿着戏服扮成小姐模样的姑娘，不是从汉口新来的丫头，而是跟了刘铜锣六年，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二当家方蕾，她正悲悲切切地唱着楚剧段子：“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得倩疏林挂住斜晖……”她一副完全入戏的样子，仿佛整个戏院都不存在一般。

夏道君与韩石没想到黄安城还有如此了得的花旦，顿时全被方蕾吸引住，眼睛贪婪地盯住了她。等方蕾一唱完，他们便让小二把方蕾还有另一名唱戏的姑娘请下来，要她们陪着他们喝酒。

外面，天完全黑透了。背插一柄大砍刀、手执一杆快枪的刘铜锣出现在戏院前，跟他一起进城的挑夫们也从四面八方冒了出来，一个个手执兵器朝戏院逼了过来。

刘铜锣看了一眼黑洞洞的天空，估摸时机已到，便朝安娃子低喝道：“安娃子，上墙，发号令！”

安娃子一声不出，背着大锣攀往城墙高处。“咣咣咣……”，安娃子奋力敲着铜锣，声震天地，正调戏方蕾和另一姑娘的夏道君和韩石听到了夜色中的铜锣声，大叫一声：“不好，刘铜锣进城了！”于是抽身跳了起来，拔枪四下看了一眼，喊：“来人！快来人！”

顿时，台上台下一片大乱，剧场外面却已响起激烈的枪声。而刘铜锣提着枪独自冲进了戏院，抬手一枪，一个卫兵倒下了，接着，他又扬起手，又一个卫兵倒下了，正准备抬枪再打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方蕾愤怒地朝他喊：“怎么才来呀？我差点被……”后面的话，她羞得说出口，只得改口说：“夏道君和韩石从那条道上跑了！”说完，指了指戏台暗处的一条侧道，夏道君和韩石就是趁着混乱之际从那

条侧道逃跑的。

刘铜锣顾不上愤怒的方蕾，立刻冲向那条侧道，追赶夏道君和韩石。他可是和刚刚结交的大哥薛以诚有约的，谁先杀了他们，谁就是司令。

方蕾等刘铜锣一走，自己也跑出了剧场。没想到，街上，安娃子和一群兄弟正与夏道君的卫队交战。那些保安兵们不是正规军，个个笨拙而且怕死，根本不是安娃子等人的对手，交火片刻，已经死伤遍地。

而在保安团院内，土匪老大薛以诚带着另一队人马，正在激烈战斗。薛以诚执一杆汉阳造，枪法极准，他一边推弹射击一边朝部下下令：“弟兄们，咱们要比刘铜锣的人更英勇，更能打！对不？”只见薛以诚的部下英勇地冲向敌人，一个个奋不顾身，仿佛真要和刘铜锣的弟兄们比个高低。

战斗持续了好一会儿，薛以诚又喊：“弟兄们，必须抓到夏道君！谁抓着谁有重赏。抓不到，刘铜锣就要当司令了。”喊完话，薛以诚的部下又一次扑向保安团的人，战斗再一次陷入激烈的状态之中……

约莫一顿饭的工夫，院内保安团的人基本消灭了，薛以诚却焦急地喊叫：“抓到夏道君没有，抓到没有？他跑哪儿去了？”他的话音一落，一个部下奔来禀报说：“大哥，有他的下落了。”薛以诚赶紧问：“在哪儿？”

部下说：“那个兵说他听戏去了，应该在戏院里。”

薛以诚一听，怒喊：“快去戏院！”可部下为难地说：“大哥，戏院早就被刘铜锣他们拿下了。”薛以诚一听，呆了一下，生气地骂道：“狗娘养的，又上他当了。打扫战场吧。”

部下们开始砸门敲窗，搜索一间间屋子，薛以诚进入一间内室，韩石的堂兄韩松坐在椅上正安静地临案写字，薛以诚喝问：“你是谁？”

韩松起身作揖，恭敬又恐惧地说：“长官，我是教书的，姓赵，也会点医术。被韩石他们扣在这儿，替官兵瞧个病，把个脉。”薛以诚怀疑地看了看他，枪栓一拉吼了一句：“老实交代，你他妈的到底是谁？”

韩松依旧平静地说：“长官……您稍等等。”说着韩松回身向案，笔舞龙蛇，顷刻间写下一幅大字——精忠报国。随后，韩松托着宣纸让薛以诚看，并望着他说：“长官啊，那些军阀和兵痞读书识字吗？他们能写出这幅大字么？”

薛以诚感慨地高声说：“精忠报国！嘿嘿，老子这辈子最佩服的就是岳飞！”此时，韩松的眼睛清澈无辜，双手如小民恐惧官兵那般颤抖着，而且怯声怯气地说：“长官要是不嫌弃，在……在下送您了。”薛以诚大喜，接过字幅说：“多谢先生。嘿嘿，打扰了啊！你放心，我会交代下头弟兄，谁都不准进这屋。”说完，薛以诚捧着字幅朝外走去。后面，韩松犹豫片刻，突然从被褥下面掏出短枪，“砰砰……”子弹击中薛以诚的后背！薛以诚回身恨恨地盯了韩松一眼，便一头栽倒在地上，那张写着“精忠报国”的字幅随着他的倒地，悠悠地飘落着，正好落在了他的身体边，很快，鲜血淹没了“精忠报国”这四个大字。

韩松吹灭油灯，立刻消失在黑夜里。韩松一走，没追到夏道君的刘铜锣寻到了保安团，听到枪声时，他狂喊着冲到内屋，半跪在薛以诚的身体旁边，眼泪汪汪地痛声喊着：“大哥！大哥……咱们相聚才几天啊，你怎么就走了呢？妈的，妈的，谁干的？”吼完这些话的刘铜锣看见那张血染的宣纸时，又一次嘶声狂叫：“大哥……大哥，我一定把那小子找出来，拿他脑袋给你上供！”

薛以诚部下的弟兄也都蹲在一旁低声哭泣着。就在大家正哭成一团时，突然，薛以诚发出呻吟声，弱弱地问：“夏……夏……道君砍了没？”刘铜锣惊喜万分地望着他说：“大哥，你还活着？”

薛以诚不睬，仍然呻吟着问：“夏……夏道君砍了没？”

刘铜锣摇了一下头说：“跑了，没砍着。大哥放心，他早晚……”他的话没说完，薛以诚便打断了，问：“那……那韩石呢？”

刘铜锣窘了一下，声音低了几度说：“也没。”他的话音一落，没想到薛以诚却露出笑容，接口说：“好……好。”

刘铜锣一听，这才明白薛以诚的心意，正声说：“大哥啊，那两人的脑袋，都归你哪！”薛以诚明显笑了起来，口中迸出两字：“当……然。”薛以诚的话音一落，两边的所有弟兄都笑了起来。

而此时的方蕾，仍然穿着那身好看的戏服，坐在戏院的台上一动不动。猛一看，仍是戏中那位怀春小姐，这时响起了安娃子焦急的呼喊：“二当家的，你怎么还在这里？快走快走，要撤了，官兵很快会到，我们赶紧上山！”

方蕾还是不动，口中却说：“怎么才来啊？铜锣呢？”

安娃子装傻地问：“什么事啊？”

方蕾沉声说：“六年前铜锣就答应过，还对天立誓，说功成名就后娶我。下山前也答应过我，攻下黄安城就和我成亲。你们男人，是不是谁都没当真啊？是不是谁都不把女人当回事啊？”

安娃子窘迫极了，这是大当家和二当家自己的事情，他怎么能多嘴呢？方蕾见安娃子不说话，又冲着他喊：“那现在说去吧！告诉他，大红灯笼还挂着，红烛炉香都没灭，小娘子啥都打扮好了，快过来拜堂成亲吧！”

此刻，整座戏台仍然一片辉煌，不是婚礼却胜似婚礼。

## 2

事情还得从六年前说起。

那天，方蕾领着一群少女正在上演黄安楚剧《十把扇子》，夏道君领着韩石收租来了，这里可是穷乡僻壤，哪里还有租可收？夏道君为了自保，向韩石献计说：“长官，您何不把戏班抓回去犒军！就说——镇上什么时候送军饷来，你们就什么时候放人。戏班一旦被抓，我就好逼迫镇上人了。您看，这些丫头哪个不是黄花闺女？哪个不是爹娘心肝？心肝被抓，爹娘砸锅卖铁也得赎啊！”

韩石一听，想想是个好主意，不由得大喜，他们师长最爱听戏了，他的四姨太原本就是唱戏的。这么一来，说不定他还能再捞个一官半职的。于是，一展身跃上台朝人群大喝：“听着，南山镇抗税不交，政府迫于无奈，拿戏班充饷！你们什么时候送饷银来，我们什么时候放人！弟兄们，拿人！”士兵们暴喝一声，冲上台捉拿戏班少女，台上顿时大乱。

夏道君仿佛刚刚出现，冲出来作大惊状，拼命拦阻道：“长官，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啊！她们都是黄花闺女，军营里可全是虎狼之士，万一……”他的话没说完，韩石威胁道：“夏团长说得对！她们很可能就被爷们‘万一’喽！”台上的姑娘们一听，都绝望地尖叫着，镇上看戏的人顿时惊慌地奔走相告。

从学堂溜出来看戏的除了刘铜锣，还有他的两个兄弟方杠子和戴慧平，他们出生在同年同月的同一天。据说因为刘铜锣出生时家里正好落进来一面铜锣，所以取

名刘铜锣，而方杠子的父亲打麻将时正杠上开花，所以便随口替儿子取名方杠子，戴慧平就不一样了，他父亲是乡绅，家里有钱，父亲希望他智慧超群，一生平安，所以取名戴慧平。三个人戏没看成，没想到赶上了韩石抓戏班的人，而且被抓的人中的领头少女就是方杠子的姐姐方蕾。

方杠子一看，急了，要刘铜锣想法子救人。刘铜锣沉默了好半天没说话，两个少年紧张地望着他，不知道他有什么主意。三个人当中，就数刘铜锣鬼点子多，平时方杠子和戴慧平都听他的。终于，刘铜锣开口说：“哥问你俩一句话，怕死不？”方杠子和戴慧平同声说：“不怕！”

刘铜锣怀疑地直视戴慧平，又问了一句：“真不怕？”毕竟戴慧平与他和方杠子不同，富家子弟，命就是比穷人金贵，这一点，刘铜锣很早就清楚。

戴慧平却正声道：“武二郎怎么说的——爷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你俩别忘了，咱们三兄弟间，我排行第二！”刘铜锣一听，便说：“好，二弟，把你家那杆火铳偷出来。”戴慧平一怔，不明白地看着刘铜锣，见他目光中带着刺，便问：“然后去哪儿？”刘铜锣厉声说：“然后，我们进山，翻过青山岭，从山道绕到官兵前面去！”

于是，当韩石领着士兵们驱赶戏班十个少女沿山道行进时，突然，刘铜锣从高高的树冠上落下，拦在韩石面前，吓了韩石一跳，少女中响起方蕾惊喜的叫声：“铜锣！”韩石一掌击向刘铜锣，并骂了一句：“妈的，我还以为是头狼呢，滚开！”

刘铜锣却挺立不动，望着韩石说：“放她们回家。”

韩石满眼不屑地望着刘铜锣说：“回家？凭你？嘿嘿，真他娘的见鬼了！滚一边去，这帮丫头们要给兵爷当老婆啦。”他的话音一落，士兵们一片笑声。

刘铜锣还是站着不动，却又正声地说：“放她们回家。”韩石对他的大胆感到诧异，忍不住问：“咦……想干啥？”

刘铜锣却大声回了一句：“她们是我老婆。”说着刘铜锣指向方蕾说：“那方妹子是我大老婆。”方蕾一笑，高声应：“唉！”刘铜锣庄严地、挨个往下指认：“那曹丽君是我二老婆，蓝琪儿是我三老婆，四妞是我四老婆，刘流是我五老婆……”

少女们再也忍不住，咯咯乱笑，连那些士兵也都跟着发笑。韩石怒骂了一声后，挥拳朝刘铜锣击去。刘铜锣灵机一闪，连环腿频发，狠狠踢中了韩石裆间，痛得韩

石弯腰抱腹，一边下令道：“快，快，快抓住他。”士兵们一起朝刘铜锣冲来，刘铜锣却闪身向山林间跑，士兵们在后面紧追着。可是无论士兵们怎么追，都追不上这个看上去个头不高的少年。渐渐的，刘铜锣把士兵们引入了密林深处，草丛中露出一支长长的枪口，火铳旁卧着方杠子和戴慧平，两人盯着刘铜锣和追兵，戴慧平低声说：“铜锣把狗兵引来了。”

方杠子恨恨地接了一句：“开火吧。”戴慧平却胆怯起来，这枪劲足，上回他爹一不当心，把水牛肚子打穿了。方杠子见他害怕，说了句：“我来！”戴慧平便让开。方杠子抱着枪托对准追兵，慢慢扣下扳机，戴慧平恐惧地闭上眼睛，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接着草木乱飞，奔跑在前面的那个士兵顿时满面溅出无数血花，惨叫一声，倒地死去。追兵们全部惊呆了，即刻四散躲避着。

韩石却趑趄着奔来，怒骂士兵们：“傻看什么？开枪！开枪！”士兵们惊恐地朝草木间漫无目的地开枪，子弹击到方杠子近处，他和戴慧平赶忙一边躲藏，一边撤。刘铜锣引开追兵后，潜回草丛中找到了方杠子与戴慧平，戴慧平有些不安地说：“铜锣，刚才杠子杀了个人。”

刘铜锣冷声接过话说：“屁！人是我们一块儿杀的，一块儿！”

方杠子却有些害怕，望着刘铜锣问：“现在怎么办？”

刘铜锣沉吟片刻，说：“杠子，你把姐妹们聚集到一块，赶紧领下山。她们正慌得不行，乱窜。要再落到狗兵手里就不好了，会更惨的。”方杠子应声而起，匆匆离去。戴慧平便问：“我去哪儿？”刘铜锣看了他一眼，说：“敲锣，山顶不是有面锣吗？号令三乡用的。你去，狠狠地敲，敲碎那些狗兵的胆子！然后，你下山回家吧，要装得跟没事人一样。”

戴慧平应声准备走，刘铜锣却又开口说：“我要干掉那个当官的。”戴慧平骇然地看着刘铜锣，刘铜锣却一个闪身，钻进了密林中。

韩石跟士兵们正在林中迷途乱窜，“咣咣咣……”山顶的锣声传来，众兵们更是胆战心惊。一个士兵颤声说：“锣，锣，那是铜锣啊。”韩石强硬地朝他怒吼道：“那又怎样？”

士兵颤声地说：“铜锣一响，四十八万！”在黄安早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的说辞，也难怪士兵们都害怕起来。

而此时的刘铜锣却抱着火铳瞄准了远处的韩石，慢慢扣下扳机。“轰！”火舌喷涌，草叶乱飞，远处的韩石刚好被一片散弹打倒，他踉跄几步，失身掉进一个深深的洞坑。士兵们一片惊恐地叫着：“排长被打死啦，打死啦，尸首都不见啦……快跑快跑……暴民上山了，咱们被包围了！”他们大呼小叫，如鸟兽般四散逃走。

刘铜锣这一枪并没有打死韩石。没想到，韩石从深坑中爬上来后，又把刘铜锣推了下去。等刘铜锣从深坑中艰难地爬出后，迷路的韩石却还在山中打着转。当刘铜锣端着那支沉重的大火铳出现时，韩石惊悚极了，不由得腿一软，跪了下来，颤抖地求饶。这一次，刘铜锣没再手下留情，狠狠扣下扳机，“轰！”火铳由于塞入太多的火药，竟然炸膛了，刘铜锣则被气浪掀翻昏了过去。

韩石大难不死，但他不敢靠近昏迷的刘铜锣，于是疯狂奔下了山。山脚下，夏道君领着几个保安队的壮丁正欲进山，突然看见韩石狼狈不堪地从林中窜出来，惊讶地说：“韩长官，出什么事啦？我听到山里响枪。哎呀，您怎么成这模样了？您的兵呢？戏班的丫头们呢？”

韩石先窘了半晌，继而突然变脸，厉声说：“好你个夏保长，你了不起啊，通共、通匪、心狠、手辣！”

夏道君大惊，这帽子一扣，他不死也得脱几层皮啊，于是不由得向韩石求情，韩石却丢下一句：“告辞了，等着大军血洗南山镇吧！”说完，掉头而去。

夏道君吓坏了，命保安队抓人，立刻！马上！就这样，刘铜锣和方杠子的爹娘全被夏道君杀害了。年仅14岁的刘铜锣和方杠子、戴慧平，不得不各奔东西。方杠子和曹丽君跟着恩师李坪山一起去了武汉，戴慧平被父亲连夜送到广州进了黄埔军校，只有刘铜锣不肯走，杀父母之仇，他一定要报。方蕾见刘铜锣不走，她也不肯走，跟着刘铜锣一起躲进了老君山，这一躲就是六年，当年的刘铜锣已经成为老君山上的大当家，而方蕾自然就成了二当家。可是，那一句戏言——“她是刘铜锣的大老婆”却死死地印在她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 3

一晃六年过去了，当年的刘铜锣已经长大成人，他在老君山上成立了“大刀团”

山寨，寨子中央悬挂着一面闪闪发光的大铜锣，边沿处弧形镶着八个大字：日月肝胆，精忠报国。

一天，刘铜锣的手下安娃子来报，老君山西边聚集了一股山匪，头子名叫薛以诚，他自封为鄂东义军总司令，老话一句，一山不容二虎！弟兄们都要刘铜锣拿下薛以诚；而在老君山薛寨，薛以诚的部下也合计着要他拿下刘铜锣。恰在这个时候，夏道君为了拉拢薛以诚，特意将自己的私生女嫁给他，没想到花轿经过刘铜锣的地盘时被方蕾劫了下来，这一劫更让薛以诚的手下气势汹汹地要和刘铜锣的手下决一死战。

韩松得知消息后，给韩石和夏道君献出一计，挑拨薛以诚和刘铜锣之间的关系，让他们先斗个你死我活，然后再将两股山匪一起剿灭。韩松让人送信给刘铜锣说薛以诚已经勾结官府，准备攻上老君山，一举灭掉刘铜锣。

于是，两个山大王干上了。这天，刘铜锣部埋伏在小径东侧山坡，薛以诚部埋伏在小径西侧山坡。他们双方谁都看不见对方，而且都以为对方会从小径上走过，自己则能居高临下，狠狠打他个伏击。草丛中，刘铜锣的枪口对准那条小径，旁边则是安娃子的长枪，再过去是哑巴手里的汉阳造，执刀的弟兄也死盯着小径。

而在薛以诚阵地的草丛里，许多支乌黑的汉阳造枪口也瞄着下面那条小径，薛以诚左边是长枪，右边搁着一柄大砍刀。他盯着小径有些不安，低声自语道：“刘铜锣怎么还不来？按时辰算，该到这里了呀。”他的话音一落，山间响起了轻轻的马蹄声。随着蹄声接近，不是马，而是一辆骡车，方蕾和另外两个姐妹驾着它来给刘铜锣送粮食了。三个姑娘嘻嘻哈哈，还不时哼唱着楚剧《十把扇子》里的小曲，朝薛以诚、刘铜锣双方的埋伏区驶来。

在埋伏区内，安娃子差点脱口惊叫，被刘铜锣按下了。安娃子死盯着小径，颤声说：“大哥，你看得出来没有？路上有陷阱，肯定是薛以诚他们预先挖下的。二当家要再往前，就会掉进陷阱里去！”

刘铜锣望着小径中央，果然有一片野草已经枯黄，与周围的草明显不同，显然那里就是陷阱。刘铜锣沉声说：“我看到那陷阱了，薛以诚就埋伏在我们对面。”

安娃子一听，着急地问：“在哪儿？在哪儿？”刘铜锣眼睛闪闪发光，回答说：“对面山坡！”

可是方蕾已经闯了进来，怎么办？刘铜锣痛苦地思考着。此时，双方枪口对着枪口，谁先暴露谁丧命。可是浑然不知却又贸然闯入的方蕾，却处于生死关头，能弃她不顾吗？

而在埋伏区，薛以诚望着驶近的骡车也在犹豫——打还是不打？二当家低声催促说：“大哥，那女的是刘铜锣的人，干掉她吧？”

薛以诚却沉声回了一句：“不！一开枪我们就暴露了。等刘铜锣出现！”于是，薛部所有枪口全部瞄准方蕾，却是隐而不发。车吱吱地驶向小径，驶向那片枯草，“轰”的一声响，地面出现个大窟窿，方蕾和骡车整个落入陷阱。顿时，洞内传出姑娘们的声声惨叫。安娃子再也忍不住了，腾身跃起大叫：“二当家的！”说着，就想朝小径冲去。刘铜锣一把将安娃子抓住，再死死把他按倒，厉声喝道：“趴下！”果然，一串子弹打来，从他俩头上飞过，安娃子差点丧命！

刘铜锣喘息了好一阵子后，怒视着对面山坡。忽然，他从埋伏区站了起来，赤手空拳地朝对面山坡走去，安娃子大惊失色地叫：“大哥！”

刘铜锣却迎着薛以诚他们的枪口，一步步前行，且行且喊：“薛以诚大哥听着，我是刘铜锣。请你也站出来，听我说几句话。”对面山坡一片死寂，却没有子弹飞来。

刘铜锣走得更近了，朝对面山坡高喊道：“你是黄安人，我也是黄安人，你我都有黄安男将的血性！我只问你一句，你为何投靠官府？为何领着官军剿杀我们？你想独占老君山么？好，我让给你！你想打死我吗？那你就开枪吧！我不会恨你，我刘铜锣只恨官府，恨夏道君，恨保安团，恨韩石，他们杀死了我的父母，我与他们有不共戴天之仇。你啊，只是上了他们的当，被他们利用了！薛大哥，你我其实是兄弟，官府才是我们两家的天敌啊！”

刘铜锣一番真情实意的话句句传进了薛以诚的耳朵里，他默然地看着刘铜锣，内心显然被打动，刘铜锣说得对，官府才是他们的敌人！旁边，二当家却朝部下连声下令：“打！快打！开枪啊！”几个部下开枪了，子弹朝刘铜锣射去，当子弹打进刘铜锣面前的土壤时，刘铜锣非但没有躲避，反而回头命令自己部下：“不准还击！安娃子，你听着，任何人都不准还击！”

刘铜锣迎着射来的子弹继续向薛以诚所在的山坡走去，且行且喊：“薛大哥，我

来了！你看见了，我的弟兄一弹未发！为啥？因为我突然发现，不光你上了夏道君的当，我也上了夏道君的当！我们两家根本就不该火并，应该联手对付官军啊。”

薛以诚深深地感动了，朝部下下令：“停止射击！”所有部下都放下了枪，只有二当家瞄着越来越近的刘铜锣，慢慢扣动扳机，只要这一枪打出去，十几米外的刘铜锣必死无疑。薛以诚大怒，暴喝一声，挥起那把大砍刀朝二当家劈去。“咔嚓”一响，二当家手中的汉阳造断为两截，薛以诚跳出埋伏区，朝刘铜锣冲去。

两个汉子越走越近，终于面对面站住，你看我，我看你，刘铜锣双手抱拳，说：“我是刘铜锣！”薛以诚同样抱拳，说：“我是薛以诚！”说罢，竟然不知该说什么好，两人窘迫地站着。突然，陷阱里传出方蕾的骂声：“刘铜锣，你个狗男人，还救不救老婆啊？是不是巴不得我死啊？”

那边，安娃子等人匆匆奔向陷阱，把方蕾扯了上来。这边，薛以诚也终于找到话说了，他亲切地打趣说：“哎呀铜锣兄弟，年纪轻轻就有老婆啦？佩服，佩服！”

刘铜锣窘迫极了，他还没结婚，可方蕾到哪里都说是他老婆，这个可恶的婆娘，可他又拿方蕾半点法子没有，谁让他当年说她是他大老婆呢，现在这姑娘认定了这话，一跟就是六年，最近还闹着要他娶她，被逼得没法子，他便承诺，只要攻下黄安城，他便娶她为妻。

为了这个约定，方蕾极力赞成刘铜锣和薛以诚联手夜袭黄安城。这晚，两人对坐，案上一只大酒坛，两人你一碗、我一碗，喝得开心无比，亲如兄弟。虽然醉醺醺了，几乎醉倒泰山了，可两人谁也没糊涂，而是——装醉。薛以诚姿势豪迈，醉声说：“铜锣兄弟啊，从此以后，你我就要生死与共，荣辱同舟啦。我们先要杀进黄安城，消灭保安团！”刘铜锣姿势更加豪迈，醉声应着：“这只是个开头，接着咱们还要挥师武汉，饮马长江！”

薛以诚又醉声说：“兄弟，你起事早，年号还是用你的吧，不就是铜锣六年吗？成！但是司令由我干，副司令归你！”

刘铜锣却接口说：“以诚大哥，我绝不跟你争这个空名。我只是在想，咱俩谁当司令更有号召力，更能让官府闻风丧胆，想来想去——唉，刘铜锣！”

薛以诚不服气地说：“兄弟这脸皮，比这酒坛子厚哇！也不掂量一下，你不过就是个大刀团，我可有几十支汉阳造哇。”